

GUO JI QI AN DA GUAN

国际
奇案
大观

流云、文谦 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国际奇案大观

流文 云谦 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严毓祖
封面设计 梅定开

国际奇案大观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35 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183,500 册

书号: M10140·110 定价: 1.10 元

前 言

《国际奇案大观》精选了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发生的要案、怪案和奇案。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当事人都是真实的，但案情的曲折和离奇却比虚构的侦探小说更引人入胜，触目惊心。一九八四年世界最大谋杀案的内幕、近二十年来国际上最惊人的间谍案始末、喀麦隆总统判处死刑前后、肯尼迪遇刺经过、轰动日本的新闻人物案、震惊西雅图的百名少女失踪案等各类案件22例，本书都一一进行了介绍。翔实的史实，绝密的内幕，曲折的情节，血淋淋的争夺……，读者通过《大观》可以窥探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遁的弊端。公安干警、司法工作者和法律专业的师生则可利用本书作为工作和教学的参考。

我们编选这些案例出版，只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增进对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了解，对我们当前开展的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工作起一定的作用。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 1 国际上二十年来最惊人的间谍案
——纪尧姆事件
- 18 九十秒钟的空中搏斗
——一场成功的国际性反劫机斗争
- 30 末代沙皇幼女之谜
——六十年的悬案
- 40 一九八四年世界最大的谋杀案
——印度教徒同锡克教徒的冲突
- 50 西雅图百名少女失踪案
- 57 震动日本的毒糖案
- 63 争夺结婚生意案
- 67 缉捕引起的国际纠纷案
- 71 喀麦隆总统被判死刑前后
——富尔贝族和赤道班图族之争斗
- 88 震惊日本的“新闻人物”案
- 102 被盗名画追踪记
——双重身份的画商

- 126 轰动埃及的伊斯马特案
- 136 肯尼迪遇刺案
- 146 暗杀东条未遂事件
- 158 刺杀邱吉尔
- 164 暗杀希特勒的“女神行动”
- 170 斯大林长子惨死之谜
- 178 轰动国际的巨额财产诉讼案
- 183 米勒名画失踪之谜
- 198 克格勃之蛇在东京
——战后日本破获的第七件苏联间谍案
- 197 罗比·韦恩虐杀案
- 206 金发案

国际上二十年来最惊人的间谍案

——纪尧姆事件

· 乌尔苏拉·岑特施 ·

一九七四年四月的一天，电台广播了京特·纪尧姆被捕的消息。这一事件，使整个西德感到震惊。在此之前，纪尧姆已逐渐成为西德领导层一个熟悉的人，成为当时的总理维利·勃兰特的亲信。他被查证为东方的间谍。最近，纪尧姆作为东西方犯人交换的一部分，已送回东德。他在监狱里蹲了七年零五个月。这是二十年来最惊人的间谍案之一。

“这儿就是乌比尔大街一〇七号。”满载游客的旅游车一日数次从这幢并不引人注目的楼房前慢慢驶过。这幢楼房位于波恩行政机关区，离贝多芬的故居不远。导游者介绍说：“维利·勃兰特的亲密同事京特·纪尧姆是在二楼同他的老婆一起被捕的。”此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凌晨。

这个来自东方的间谍，极为巧妙地钻到了坚决倡导同东

方和解的总理——维利·勃兰特身边。这个丑闻产生的影响极大，致使维利·勃兰特被迫辞职。被这一事件所引起的反应弄得垂头丧气的勃兰特在辞职时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对所犯的疏忽行为承担政治责任。”

终于抓住了这条“大鱼”，即使在波恩这样一个素有“间谍大都会”之称的城市里，人们对此也是惊叹不已。宣布逮捕纪尧姆的那一天，联邦议院由于与会者太少而只好中断正在进行的关于堕胎问题的辩论。议员们熙熙攘攘地挤在白色长廊里，互相询问着：“谁认识纪尧姆？”的确，他们都见过他，但谁也没有太注意他。是的，“就是那个拿着公文包的矮胖子”。他身材肥胖，戴着浅度近视眼镜，外表愉快开朗，和蔼可亲。他总是紧随总理。大家会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是勃兰特办公室的第三号人物，负责处理同社会民主党、教会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的关系。但是，他在任何场合都显得过分殷勤，以致使人感到有点讨厌。每次总理在社会民主党总部主持党的会议时，他都在场。勃兰特乘坐“奔驰”牌汽车或火车专列在德国各地旅行时，纪尧姆也总是最后一个对他道晚安，第一个对他道早安。勃兰特去挪威度假时，纪尧姆也设法陪他一同前往。纪尧姆负责给总理提公文包，并记录“首长”每天的活动日程。总之，纪尧姆无所不在。为了表示他的“忠诚”，他甚至经常长时间地在候见厅里，“随时听从总理的吩咐”。

纪尧姆被捕的消息在法兰克福也引起了轰动。法兰克福是这位“无形战线上的战士”——在东柏林，人们这样称呼

纪尧姆和他的同伴——生涯中另一个关键城市。纪尧姆于一九五六年来到了法兰克福，在那里，他找到了立足之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别名：“尤利奥”。他受到了社会民主党地方分部领导人的器重和赏识，并成了他们的亲信。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当他被捕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然还替他作保。

四月二十四日凌晨，当四名刑警前来逮捕他的时候，纪尧姆用挑战的口吻说：“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上尉，请你们尊重我军官的尊严。”三十年前，红色乐队的指挥莱奥波尔德·特雷佩尔在他的巴黎牙医那儿对前来抓他的盖世太保人员也发出过同样的挑战，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故意的安排？仿佛是为了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在纪尧姆被捕的同一天，东德首脑埃里希·昂纳克公开向那些从事“东西方之间无形战争”的人们表示敬意。

在东德国家安全部所在地诺尔曼大街二十二号，人们对纪尧姆的行动感到骄傲。那个被叫做“米沙”的东德间谍机关头子马尔库斯·约翰内斯·沃尔夫所施展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一九五五年，当德国人还想统一国家的时候，他把数千名狂热的年轻共产党员“输送出去”。这些人的总数估计有六千至八千。这些年轻的特工人员不同于那些偶然当了间谍的人——由于爱情而被拉下水的女秘书，或易受讹诈的难民——他们有着明确的目的：钻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机构，企图通过若干年的发奋工作，以便一步步爬上高级职位。在西方，人们把他们称为“显

鼠”或“潜水艇”；在东方，他们被叫做“长期潜伏的特务”。

京特·纪尧姆是在政界挖出来的第一只“鼯鼠”。他是一只出色的“鼯鼠”，因为他在四年里向东方提供了如下情报：

1.有关社会民主党党内气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该党作出政治决定的方式；

2.有关维利·勃兰特在同他的东德同事举行首次会晤前的准备情况；

3.有关联邦政府在同苏联和东德进行谈判时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联邦政府所下达的指示。在进行两次谈判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苏联和东德分别签订了条约。由于纪尧姆事先提供了情报，因此使东德的谈判人员挫败了参加两个德国之间条约谈判的西德代表埃贡·巴尔所设置的圈套；

4.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邦国防军”的情况以及尼克松给维利·勃兰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尼克松谈到了北约内部的分歧以及他同迈克尔·若贝尔的会晤情况；

5.有关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领袖之间就社会党同本国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来往书信；

6.有关维利·勃兰特本人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他对各项事件的反应、他周围人的情况以及他本人在其它各个方面的情况……

纪尧姆真是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丰收凝聚着他十八年的忍耐、辛劳和精心策划。通过反间谍机关、警察局和议会调

查委员会的多方调查以及对案件的审理，人们才搞清这个由东方“造就”的令人生畏的间谍所走过的生活道路。

京特·卡尔·海因茨·纪尧姆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出生在柏林的一个镇上。他是一个独生子。他的父亲卡尔·恩斯特·纪尧姆是音乐家，一九三四年投靠了纳粹。他的母亲约翰娜是理发师。关于他的童年，除了他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同学向《明镜》周刊提供的点滴情况外，人们一无所知。那个老同学称，纪尧姆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曾获得当时流行的日尔曼式的奖励：为老师提皮包。

纪尧姆十四岁开始在照相馆当学徒。十七岁的纪尧姆，尽管没有人逼迫他，但他却仿效他的父亲，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加入了纳粹党。那天正好是元首希特勒五十五岁寿辰，他非常自豪地在他最好的朋友汉斯·迪特尔·扎莱因面前炫耀他那张编号为970880的党证。扎莱因现仍在西柏林生活，当他从电视上看到间谍的照片时，不禁大惊失色：这不就是那个一九四九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同伴”吗？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没有什么学历的纪尧姆竟能成为如此重要的权贵的顾问，更想不到他成了间谍。他是个很会享受的人，工作勤奋，但他不爱按时干活。他喜欢女人，颇能博得女人们的欢心。”

一九四四年底，纪尧姆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党，以后不久，他又参加了陆军。一九四五年五月，他被英国人俘虏。六个星期后，他逃回柏林。一九四六年时，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线很象一个“漏斗”。那时候还没有柏林墙，在这个被

分为四个占领区的前首都里，人们可以自由走动。纪尧姆和他的朋友扎莱因一起住在法占区内，他们想致力于海底摄影事业。柏林的报纸还介绍过他们的计划。扎莱因拉他加入了由加里·戴维斯领导的一个组织，成为“世界公民”。戴维斯企图搞一个世界政府，实现各个种族间的平等。纪尧姆领取了第三号“世界公民”证。他原以为父亲早已不在人间。后来有一天，他的父亲突然从俄国前线回来了，于是他决定住到苏占区肖里内尔大街父母身边去。一九四七年冬的某一天，纪尧姆的父亲身穿一件陈旧的军大衣，赶着马车帮他的儿子搬了家。这样，他们都在苏占区住了下来。他的父亲由于没有工作，又过不惯新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在一九四八年从四楼自己家里跳楼自杀，时年四十三岁。

京特·纪尧姆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为东德间谍头子“米沙”效劳的？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一点。有人认为，由于他“忘了”交待自己曾加入过纳粹党，所以被“抓住了把柄”；另外有人，如西德前反间谍机关头子京特·诺劳，则认为他是为了弥补他的父亲投靠纳粹的过错以及他自己为希特勒效劳的罪责。

一九四九年，他成为德国——苏联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是为共产党输送人员的，纪尧姆经常参加该协会的会议。当时，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大的一家出版社“人民和知识出版社”任摄影师。该出版社除了发行教材以外，还印刷共产党的传单和宣传小册子。一九五〇年，他到基辅去接受间谍训练，因而就销声匿迹了。在那里，他学会了看地图，掌

握了无线电技术、密码、缩印文件等技巧。同时，他还学会了心理分析法，如怎样利用人们的弱点、如何从事某项职业并获得成功等等。

回到东柏林以后，纪尧姆被提升为出版社的技术编辑。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工会选举。选举时，他在无党派人士中得票最多，因此当上了代表。于是他担负起两项任务：使出版社工作人员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编写和印刷反西方的宣传品，并把它们散发给西柏林各占领区的罢工工人。

同年，他和一名机关职员克里斯特尔·博姆结了婚。博姆是个狂热的共产党员。她情绪悲观、生活俭朴；而纪尧姆则恰恰相反，他生性乐观、喜欢追求生活的乐趣。难怪有人认为他们的婚姻是由东德间谍机关故意安排的。法国记者巴齐尔·泰塞兰在《总理身边安详的间谍》一书中，想象了在国家安全部的联络军官和纪尧姆之间的一次谈话：“亲爱的纪尧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结婚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如若这一婚姻能为国家带来好处，那它就更为严肃了。我们为你物色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她的年龄和你相仿，并且在德累斯顿接受过同样的训练。她一定会成为一名特工人员的最好的伴侣。”

两人在西方占领区的一个饭馆里第一次见了面。纪尧姆仔细打量了一下他未来的配偶：“她体瘦肩窄，脸长得象只猛禽，根本不是他所喜爱的那种姑娘。”这对年轻夫妇搬进了家具齐全的崭新套间。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这可算是个特殊待遇了。纪尧姆接受了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其中有些是

带有特殊性质的，例如，他把共产党进行宣传的传单和书籍送到西柏林一些书店去，并趁机了解一些无关紧要的西柏林书刊市场的情况。

一九五四年底，纪尧姆被召到国家安全部。要他立即去“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作，并告知他，在那里，他将单枪匹马地活动，万一被发觉，也是无法得到援救的。当时东德人还没有在那里建立代表机构。纪尧姆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设法打入还处于在野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内，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尽力做好作为该党党员的工作，并且帮助该党夺取政权。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纪尧姆先去西德“转了一转”。他留心观察了一些党派的代表大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进行的情况，出席了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图书博览会，并实地观察了慕尼黑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他还利用其余的时间阅读了西德的报刊。

他熟记一些主要政治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嗜好，分析了各机构的情况和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他就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八百名与他一样受过训练的特工人员也整装待发，但纪尧姆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怎样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进入西方呢？凡是从东方过来的难民在抵达时都要受到检查，而且必须住到安置他们的三个难民营里。直到一九六一年垒起柏林墙为止，共有三百五十多万东德人逃到了西方。仅一九五五年一年，就有二十七万九千一百八十九人跑到西方。

必须找到一个掩护的办法。纪尧姆就利用他的岳母费拉·博姆作为担保人。费拉·博姆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她依靠她的丈夫获得了荷兰国籍，这就使她免受一切检查。她预先为纪尧姆作了安排，并替他找到了住所。一九五六年五月四日，纪尧姆告诉他的同事们，他要搬到莱比锡去。而事实上，他于五月十三日从东柏林来到了西柏林，几天后又乘飞机到了法兰克福。她的岳母于七月三日向靠近法兰克福的吉森难民营提出了申请。她写了信，但却没有把她女婿京特·纪尧姆写的申请随信寄去。其实这是一种试探，想看看西德机关是否怀疑京特·纪尧姆和他的妻子。如果受怀疑的话，他们还来得及逃走。“如果到九月份还没有任何动静，那就表明不存在什么危险。”京特·纪尧姆是这么想的。

到九月份，他发出了申请书，谎称他“在那个布尔什维克国家里感到很不自在，同时又很难掩饰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单凭这些就足以获准安居下来。他先是同他的老婆一起开办了一个照相复制和胶版复印所，后来又有一家专售巧克力、烧酒和烟丝的杂货店工作。商店老板在谈到纪尧姆的时候说：“他为人和善，富有教养，从早到晚忙碌在柜台边。”

在此期间，他的儿子皮埃尔出生了。当时，西德反间谍机关曾截获了一份从东方发来的奇怪的电报：“祝贺你有了第二个人”。这份贺电后来在审判纪尧姆时被作为一件材料用上了。纪尧姆同东方接上了头。但只是到了一九五七年九

月十二日，即在到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年之后，纪尧姆夫妇才申请加入他们所在街道的社会民主党支部。

凡来自东方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原则上都要填写专门的表格，而且他们的申请必须经过审查。纪尧姆又一次耍了花招。他根本就不说自己来自东方。他的一些顶头上司知道他是柏林人，因为他讲的是柏林方言。可是，只是在纪尧姆被捕以后他们才知道这个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原来是一个难民，他们都目瞪口呆了。然而，又怎么能知道呢？东德人和西德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东德的反间谍头子米沙出生在西德的斯图加特附近，而他的西德同行又恰好是出生在东德的莱比锡。

当时，社会民主党内部正经历着一场大动荡，大家都在讨论“哥德斯堡纲领”。社会民主党后来根据这项纲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右转”，使该党在一九六九年夺取了政权。对于纪尧姆来说，这正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he 可以把社会民主党左翼“叛徒们”的名字报告东方。纪尧姆不停地在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制造混乱，这使那位明显左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感到十分厌烦，他嚷嚷说：“他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他最好还是去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吧！”

纪尧姆的老婆克里斯特尔也没有浪费时间。社会民主党在法兰克福的总部缺少一名速记打字员，她提出担任这一工作的要求，得到了录用。后来，因为她富有才智，又被推荐给社会民主党南恩森分部主任，后来当上斯特拉斯堡欧洲议

会议员的维利·比克尔巴赫。克里斯特尔成了情报的来源，纪尧姆在他老婆的庇护下生活，当时认识他的人都有这种印象。在党的会议上，纪尧姆只能摆弄他的照相机，而他的老婆却同代表们平起平坐。“一个在老婆石榴裙下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老婆说了算”，那时纪尧姆周围的人都这么说。

持这种看法的人实际上对纪尧姆并不了解。他必须经常留在家里，按时收听广播，以便接收可能会给他发来的电报。二月一日是他的生日，那天，西德反间谍机关截获了一份发给纪某的祝贺生日的密码电报。同年十月六日，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波长，又截获了发给纪某的夫人克女士的同样内容的电报。奇怪的是，这两份电报的开头第一个字都没有被掩饰。可是，当时谁会想到能从中发觉一对分别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和十月的、名字头一个字母又各是“纪”和“克”的间谍夫妇呢？只是过了十七年以后，反间谍机关才发现了这一线索。

纪尧姆除了在地方分部大会上拍摄照片供《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外，其余的时间就用来张贴布告或散发传单。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辅助性工作，他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干了四年。~~一九六一年~~在柏林墙建成后不久，纪尧姆担任了社会民主党北法兰克福分部副书记。一九六四年，他又终于当上了法兰克福区分部的书记。在这一阶段活动中，他只出过一次小小的差错，~~在地方分部大会上~~他曾提着一架瑞典产的“林雪平”照相机走来走去。这种照相机对于一个收入不